

家事琐记

劝父亲打疫苗

鲍海英

母亲进城帮我哥带孩子后,父亲就一个人留在农村老家照看几亩农田。因为不放心父亲,假日里,我和老公回家看他,刚走进村头,村支书远远地就向我招呼:“60岁以下的人可以到镇医院接种新冠疫苗了,前几天我已通知你爸了,可他不太愿意,你正好回家了,帮我们做做你爸的思想工作。”

父亲快60岁了,虽然年纪有点大,但血压、血糖都不高,他的身体一直很好。但他有个弱点,就是怕打针。

“爸,打疫苗是疫情防控需要,您要给全村的老人带个头啊。”一回到老家,我就劝导父亲。父亲没有抗拒,只是淡淡地说:“好,我知道了,过几天我就去。”

回城后,我把父亲要打疫苗的事,告诉了母亲。已在城区打过疫苗的母亲,听后十分高兴。母亲说:“前天,村里有人打电话给我,让我劝劝你爸,让他去打疫苗。我在电话里好说歹说,你爸就是不愿意。现在好了,他终于同意去打疫苗了,还是闺女说话管用。”

过了一周,那天晚上我正准备吃晚饭,母亲突然打电话对我说,父亲还是没有去打疫苗,村里的电话又催了。母亲说,父亲之所以不愿意打疫苗,除了怕疼外,关键是他担心疫苗不安全。

挂了母亲电话,我拨通父亲的电话询问,父亲把声音压得很低说:“不是说国外有疫苗打死人的吗?村里好多老人都这样说,我还是等等再说吧。”

我突然明白了父亲不肯打疫苗的症结所在,父亲还是对我们国家的疫苗缺乏了解。

那天晚上,在电话里,我和父亲聊了半个多小时的疫苗话题。我还通过手机微信,把老年人打疫苗注意事项转发给了父亲,可还是没有打消父亲的顾虑。

转眼周末又到了,那天我和母亲决定一起回老家“面谏”父亲。吃过午饭,我把话题不知不觉就扯到了打疫苗上。父亲还是不放心地说:“村里的张大婶刚打过疫苗,说胳膊有点疼,怕是有啥后遗症吧?”

我一边拿着《新冠疫苗接种指南》小册子,一边对父亲笑着说:“放心吧,哪有什么后遗症。打疫苗有点反应,很正常,只要是疫苗,或多或少会有点反应,但绝对不会有问题。”

父亲一向对书本知识特别信任。我把小册子打开给他看,末了他再次问我:“真的没有问题?”

“爸,我能骗您吗?肯定没有问题,多少科学家都打了呢。”

“好吧,那我马上坐你车,去镇卫生院打疫苗。”听到父亲的这句话,我和母亲都感到这一次回老家没有白跑。

接下来的几天,我几乎天天晚上给父亲打电话,问他有没有什么反应。父亲在电话里嘿嘿地笑着说:“没有,什么反应也没有,就连胳膊也不疼。”在父亲的笑声里,我听到了他对疫苗满满的信任。

两代之间

儿媳教我线上挂号

方仲平

3年前,我得了一场大病,去太原几家三甲医院看过之后,又去北京做了全面检查。在北京我和老伴住在儿子家,儿子儿媳请了假陪着我们。刚到北京那几天,有病乱投医,我们几个人这家医院进去那家医院出来,一时不知该选择哪个医院哪个大夫。后经北京的朋友介绍推荐,协和医院王含大夫成为我的主治医生。

协和医院神经内科看病的渠道有两个。一个是预约线上挂号线上诊疗,大夫和患者通过视频进行沟通;另一个是线上挂号线下门诊看病,大夫和患者门诊面对面交流,医生开处方,患者照处方拿药。

今年4月的一天,我正在网上浏览,突然看见线上有王大夫出诊的信息,我立即进入协和医院App挂号系统,按照儿媳教给我的预约挂号步骤和流程进行操作。我打电话告诉儿媳说,非常顺利地在线上抢了一个号。儿媳听完后笑着说,线下门诊看病挂的号还得去抢。

4月中旬,儿子儿媳在线上连续预约了几次都没成功挂上号,没有预约号就意味着在北京看不了病。医院规定,挂上号的必须在5分钟内完成交费,否则医院将收回号源重新放号。那一次医院放号已经超过20分钟了仍未有动静,我以为这次又不行了,很沮丧地将手机退出系统。儿媳知道后,立即要求我继续保持医院挂号系统在线。儿媳还说,只要医院挂号系统没有关闭,挂号就没有结束,你就有希望抢到号。我听从儿媳的劝说,立即重新进入预约挂号系统。果不其然不到10秒钟,我抢到了一个号,系统要求在5分钟内完成交费。我立即与儿媳电话联系,儿媳怕我记不住流程,用笔把需要点击的按钮顺序依次列出。在她的悉心指导下,我很快办理好线上预约挂号线下门诊看病的手续,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。



老夫老妻

暖心的白米粥

李东花

周末,我回家看父母,父亲把随身听的音量开到最大,闭着眼睛,手指有节奏地叩藤椅把手,轻轻跟着哼唱:“梅花飘雪情深厚,多像你的手,牵着我的目光走,年年情依旧……”母亲在厨房包饺子,电饭锅里,煮着父亲最爱喝的白米粥。

心吧,回去我给你写信。”阳光下,父亲骑着车在乡间小路上飞驰,母亲站在大柳树下,心里的那根线,被父亲身影扯着,绵长绵长……

父亲退休后,母亲也随迁到了市里,他们无论去哪里,总是形影不离。

前两年,父亲病了一次,卧床几个月,胆子变得特别小,经常无端发脾气。母亲换着花样给父亲做美食,外加一小碗热气腾腾的白米粥。母亲笑眯眯地劝父亲:“山珍海味都不如咱的粥养胃,多吃点!”父亲能下床时,瘦弱的母亲把手伸向高大的父亲,当他的拐杖。在母亲搀扶下,父亲颤巍巍迈开脚步,一点一点向前挪,母亲说:“老李呀,好好锻炼,咱还一起去打门球!”在父母亲对视时,我看到父亲眼里有盈盈的泪光在闪烁。

父亲病愈后,写诗给母亲:“三五娇容添皱纹,二八少女白鬓眉,知遇虽逾五十年,犹恨未早十五春!”我每次想起父母相处的画面时,心湖如清风拂过,腾起细碎的波纹来,每个褶皱里都是柔软的温情。

不禁感慨,有一种爱,不必华美,朴素如一碗白米粥,捧在手心却是刚刚好的温度,暖胃、暖心,也暖了长长的岁月,亦如我的父母,日暮晨昏,相伴相依。

真情时刻

可敬的姥姥

赵新伟

姥姥其实是我爱人的姥姥,我被她的人品和乐观的生活态度所感动,对她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崇敬。

姥姥90多岁,是一名追随中国共产党一生的普通老兵。姥姥出生于陕西黄土高坡的贫瘠土地上,从小生活在水深火热中。1935年,共产党到了陕北,贫苦人民有了吃穿,脸上有了笑容。姥姥参了军,当了一名卫生员,与从山西转战来的姥爷结为伉俪。后来,她跟随第四野战军转战东北各地,在战争烽火中成长。姥姥后来常说:“想想牺牲的战士,再大的苦也不叫苦,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咱们多幸福。”部队南下时,由于姥爷家老人需要照顾,便向组织提出要求,一家人回到了孝义县。

后来,姥姥到了山西省中医研究院工作。姥姥生了6个孩子。上世纪70年代,为了生活,下班后还得领着大一点的孩子捡菜叶、捡煤核。后来,姥爷因工作和生活的重压早早过世,姥姥独自扛起了一个家。

上世纪80年代,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,人们的生活得到很大的改善,姥姥家也不愁吃喝了。由于姥姥参加革命早,家里人口多,姥姥家分配到了较大面积的楼房,姥姥的工资也提

高了。后来,姥姥家的孩子都陆续结婚搬了出去,姥姥也离休了,她就在家当成了招待所。从陕西和从孝义县来看病的亲戚和老乡住在家里,姥姥给他们做上病号饭,看完病还给买上车票。姥姥经常人不敷出,衣服都是子女给买的。

1995年,我和妻子结婚后没有房子住,上班很远的妻子怀孕后,姥姥心疼她,便对我说:“姥姥这里虽然乱,可离红红上班近,你们就住在这里吧。”我刚住下时很拘谨,感到不自在,经常下班买点东西回去。姥姥略带威严地说:“你们还没房,不要乱花钱,只要不挑食,姥姥吃住全管。”我那时开火车,经常晚上10点后才回家,姥姥没一句怨言。见我回来晚,就给我留下饭菜。在这期间,星期天老有个小姑娘来看姥姥,后来才知道是姥姥资助的陕北老乡。就这样在姥姥家住了五六年。后来,单位分了房子,姥姥偷偷给了我一个装钱的信封,说道:“别嫌少,家里人太多,条件有限。”

每逢节假日,晚辈和她资助过的人都自发地去看她,姥姥90多岁还到厨房亲自炖肉,这时候笑得最开心。她常常对晚辈说:“感谢共产党,让我们过上幸福生活。”

心语传真

“专家”相伴

雨凡

日久天长,忽地发现身边一直有位“专家”相伴,指导生活、指引人生。她便是我的母亲。

童年时期,家庭贫困,母亲将废布料裁剪成小块,裹上玉米粒、谷粒,细密地缝成或方或圆、精致漂亮的沙包;挑四面的猪骨、羊骨,细细打磨、着色,供孩子游戏……母亲还时常用五彩布料拼缝书包、蒲团,剪窗花、做纸花、蒸花馍样样拿手。那时,母亲就是我的“民间艺术专家”,总能用她的巧手展示出精美实用的工艺。

孩子的胃,总被母亲握在手心。春有春卷、榆钱饭,夏有凉粉、拌苦瓜,秋有羊杂、南瓜粥,冬有煎饼、拆骨肉。这些美食皆在母亲的手中花样翻新,育我成长……那时,母亲就是我的“营养美食专家”,总能用她的爱做出令人垂涎的美味。

家境艰难时,母亲曾在庙会上卖炒瓜子,她捡过废品,养过兔,放过羊。大字不识的母亲,一直用她的勤劳和坚韧,维持着全家生计,供我们兄弟仨上学,直至成家。工作时,母亲帮我管工资、搞储蓄;结婚时,母亲帮我理事务、清账目。那时,母亲是我的“家庭理财专家”,总能用

她的勤俭把日子过红火。

刚参加工作,初涉社会的我焦头烂额、信心全无。母亲便时常开导、安慰我:不管别人怎么看、怎么做,一定要做好自己的事;不要计较太多,多干事、少说话,只要尽心就好。母亲的话响在耳边,更融进心里。那时,母亲就是我的“心理咨询专家”,总能用她简单质朴的道理助我打开心结。

妻子怀孕时,母亲一直照顾左右;妻子生产时,母亲更是忙前忙后;妻子坐月子,母亲用心烹制,精心护理,没让妻子落下病根。女儿尚小,母亲便时刻提醒我们打防疫针;每遇女儿小病小恙,母亲更是我俩的主心骨。那时,母亲就是家里的“孕婴护理专家”,总能用她的经验排除各种疑难。

朋友结婚缺钱,母亲主动拿出她的积蓄,让我给朋友救急。母亲说,朋友如兄弟,有困难就要帮一把。逢年过节给父母买礼物,母亲都要问给岳父母买了没,说,要像孝顺父母一样孝敬岳父母。那时,母亲就是我的“人际关系专家”,总能用她的真心感染我赢得和谐人际。

